

怪盗密斯提拉图

小高宏子 / 著
丹 璎 / 译



密斯提拉图没有杀人
绿色的信纸 雨夜的惨剧
你就是犯人吧！ 第三个男人 撒谎
真实的声音 最后的谎言 密斯提拉图没有偷钱
小高宏子

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毕业于明治学院大学。处女作《我和猫的危险关系》在1988年“小畑晴彦色彩长篇小说大赛”中获奖。著有《Dance!》、《能中事件簿》、《快乐四姐妹》等。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校园小说

怪盗密斯提拉图

小高宏子（著）

丹 樱（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盗密斯提拉图 (日)小高宏子著;丹樱译—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7
ISBN 7-5322-3579-3

I 怪… II. ①小…②丹… III. 短篇小說—日本—現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7783号

本书原出版者为日本白杨社,经授权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

校园小说系列 怪盗密斯提拉图

MINZU MISUTERI BUNKO ①・1・3

KAITO MSUTINAITO

Text by Hiroko Odaka, Illustrations by Yuki Kusanagi

Text Copyright © 2006 by Hiroko Odaka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6 by Yuki Kusanag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0 by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directly arranged with

POPULAR PUBLISHING CO., LTD

怪盗密斯提拉图

编者:小高宏子 译者:丹樱

责任编辑:康健 封面设计:陈必琴

出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址: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印刷:深圳市大捷利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路南国大厦1栋29层)

开本:105×140 1/64 印张:2

版次: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

书号:ISBN 7-5322-3579-3 / I · 74

定价:6.00元

海豚传媒策划制作

网址:www.dolphinnet.com 邮箱:haitunkatang@vip.sina.com



目录

CONTENTS

- ① 密斯提拉图没有杀人..... 1
- ② 绿色的信纸..... 17
- ③ 雨夜的惨剧..... 27
- ④ 你就是犯人吧..... 41
- ⑤ 第三个男人..... 56
- ⑥ 撒谎..... 76
- ⑦ 真实的声音..... 86
- ⑧ 最后的谎言..... 100
- ⑨ 密斯提拉图没有偷钱..... 110
- ⑩ 后记..... 116

1

密斯提拉图
没有杀人

她全身无力地倒在厨房的地板上，沐浴着早上令人眩目的阳光，波浪似的卷发在地板上扑散开来，让人联想到从海上打捞起来的尸体。

“妈……妈妈！”我叫道却没有回应。

她并不是溺水的尸体，她微微抬起的手指正指着桌子——“写完了！”

桌上叠放在一起的A4的纸大约有三公分厚，复印的原稿装订成册。

“你辛苦了……”



就像比赛赢了的拳击手会高举着双手作出胜利的姿势，演奏结束的钢琴家会拍着手向观众致意，电影获奖的导演会被大家抬起往上抛后又落下——大家分享成功的方式各有不同，却都让人如此感动，可是——熬通宵写完小说后的作家只是倒头便睡，这不是太令人同情了吗？而我的妈妈——久坂雪子，一名推理小说家，给自己取了个滑稽的名字“流星”，创作到现在已是第十年了，还很少为人所知。她写的书很难畅销，不知道是不是平时闲散惯了，她总是要到截止日期的前两天才开始没日没夜地写。

“喂，起来！还是回房间里的床上好好睡吧！”我摇醒她，她迷迷糊糊地半闭着眼，慢慢直起身子往我身上靠。“——不行！现在还不能睡！”







以前上过杂志的她被称为“推理小说的美女作家”（至少把自己少说了五岁），而现在头发乱蓬蓬的，黑眼圈也出来了，这个样子完全不能见人。

“没有时间了！”我急急地说，“我还要上学呢！”

“你就让我睡吧！反正都写完了！”可是每回都这样熬夜，颠倒黑白地工作，未免太让人吃不消了吧！她好像也被这次的稿子逼得老是盯着日历看。

“可是，妈，你不能睡在这里啊！”我拉着她说。虽然我们一样都是一百六十三公分，但她比我重五公斤，（她还跟我说称重的时候加上了头发才多了这么多的，可头发又不是铁做的，也太想糊弄人了吧！）好不容易把她扶起来往隔着走道的房间走去，给她盖好毛毯后说了声：“我上



学去了！”正要出门的时候，她伸出头来直直地看着我：“加奈，我能撑到现在多亏你了……”

“怎，怎么了？”我惊讶地问，这种时候突然这么正经，还真不习惯，看到她好像睡得迷迷糊糊地说：“放心吧！密斯提拉图没有杀人！”

说什么呀？我边骑着自行车往学校方向去，一边想起妈妈刚才说的话，想着想着就笑了，是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吧！在我看来妈妈的小说不受欢迎就是因为她努力得不够，总说人死了是很可怜的，于是在她的小说里基本上看不见死人，故事中的人物好人坏人也写得很清楚，所以一下子就知道罪犯是谁了。故事内容也不会让人看了心惊胆颤，平心静气地就可以看下去。妈妈的性格也和她的推理小说一



样，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和书的故事情节相比，她刚才倒在厨房地板上的样子倒是比较恐怖！）不要写什么“密斯提拉图没有杀人……”要是真写杀了人，小说还能多卖些……对掌管着家计和承担家务的我来说，我反而更希望是这样。爸爸死后，妈妈一个人承担起两个人的生活费用，为写推理小说要去找警察、报社收集题材，还要读完堆积如山的资料，因为知道她的艰辛，我也非常感激她。

“加奈，早上好啊！”刚进校门就碰到了同班同学。

我所上的学校是S县县立月丘高中，坐落在新城区的边上。四周绿树环抱，环境优美。虽然学校的升学率属于中等偏上，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年级学生来说，没想到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升入高中



后我又交了很多好朋友，暑假过后顺利地进入下学期，经过期中考试，大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到自己喜欢的美术和首次文化节上。

“呃呃，加奈！放学后一起去卡拉OK吧？”

“好啊！一起去吧！”和朋友们像平常一样聊着天，又是平凡的一天。

“久坂加南在吗？”午休的时候班主任下平老师神色紧张地跑进教室，我正吃着和好朋友一起从商店里买来的面包。下平老师三十多岁，虽然还长着一张娃娃脸，但腹部已圆圆突起，大家都叫他小猪。

“我在！怎么了？”为了不使我紧张，小猪慢慢地说：“快去医院！警察刚才打电话来说你妈妈出车祸了！”

我坐上小猪叫来的出租车赶去医院，



妈妈正在做手术。她在新修的国道上开车时，突然越过车道线撞到了防护栏上，好像是因为在打瞌睡而没有踩刹车。我想起早上妈妈睡熟的脸，她既然那么想睡觉为什么还要开车出去呢？因为要写事故报告，警察问我妈妈的驾龄、平时开车技术如何、精神状况、健康状况、有没有常吃的药……然后交给我妈妈车上的手提包，那是妈妈一直很喜欢的假GUCCI的小提包。它被放在座位的缝隙中没有受到损坏，我觉得它就像是妈妈的化身，紧紧地抱在怀里。警察走后我并没有坐着等，而是在手术室门前走来走去，担心得不得了。

怎么办？要是妈妈真的不在了，怎么办？虽然知道不能这么想，但我的脑海里还是浮现出最糟的画面，我想像不出没有





了妈妈的生活。早上她突然跟我说谢谢，就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妈妈！不要啊！不知道等了多久，我打开怀里的手提包，里面有平时用的钱包、手帕、化妆袋、今年的行程安排表……这不是旧笔记本吗？我把她的私人笔记本拿在手上，翻开封皮才发现是本小像册。

“哇！”我不禁叫出声来，第一张大概是我三岁左右的照片，妈妈常带在身边的；照片的背面写着“加南三岁零两个月”；第二张是抱着婴儿的年轻时候的妈妈，背面写着“加南两个月和妈妈在一起”，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第三张……这是什么啊？一个年轻男子抱着同一个婴儿的照片，他是谁？难道说……照片背面写着“加南两个月和爸爸在一起”……



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仅仅是他在我还是个宝宝的时候就去世了，连跟我像好朋友一样无话不说的妈妈说到爸爸，也只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然后岔开话题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了。我没有见过任何与他有关的东西，甚至照片。虽然小时候觉得不可思议，但妈妈总说自己是“未婚妈妈”，然后我也不再提起了。和妈妈快乐地生活着，就这样渡过了没有爸爸的寂寞时光……抱着我的这个男人……真的是我的爸爸吗？如果真是这样妈妈为什么从来没有给我看过这张照片呢？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可以隐瞒这么重要的事情……

忽然手术室的门开了，穿着手术服的中年医生走了出来，后面跟着躺在病床上的妈妈，我急忙把像册放进包里迎上前去。



病床上的妈妈全身缠满了绷带还打着点滴，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妈妈，你没事吧？妈……”我抓住床沿不放，哭着在她耳边叫着，护士轻轻推开我，很快把她推入了集中诊疗室。我在另一间房里听主治医生说了妈妈的状况：她的右手和右脚骨折，头部和内脏都有损伤。主治医生还把拍的X光片拿给我看，而我脑海里全是妈妈缠满绷带的一幕，完全听不进医生的话，“你妈妈的手指还在拼命地想抓住东西，她正在努力想活下去啊！我相信她还有生存的能力，你就安心等着她恢复意识吧！”带着金丝边眼镜原本看上去有些冷漠的医生最后安慰我说。离开主治医生的办公室，我到集中诊疗室去，看见妈妈打着点滴睡着了，她平时连感冒都很少，此刻躺在病床上的仿佛不是

她，而是别人。妈妈一定很疼吧！……“你妈妈她很努力呀！”走到我身后的一个四十多岁的护士（后来才知道她是护士长）搂住我的肩对我说。是啊！我再这么哭哭啼啼的一定会惹她生气的，相信她一定会康复的。医院里有全职护士，晚上不需要守护，到了九点探病时间就过了，我不得不回家。“晚上一个人在家不要紧吧？”虽然护士长担心我，可我谢过她后就回家了。妈妈正在争取活下去，我也不能松懈！我的家在静寂的住宅区中，是一幢小巧可爱的木制平房。妈妈说她从上初中时候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已经建有二十五年了，虽说和附近的房子比是小了点，但阳光充足，又有院子，我非常喜欢这个家。可是家门前的灯没有开，周围的街灯也很暗，感觉不太对劲。家里一个人也没有，